



童年的夏天
◎施敏

漫步“鲁迅小道”

◎陈健全

近年读鲁迅，踏访过北京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，以及北京鲁迅博物馆等。暮春，到上海鲁迅公园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后，又沿“鲁迅小道”前行。

景云里

穿过四川北路，经多伦路，进入横浜路，在小资情调浓郁的咖啡馆、西餐厅的圈子里，景云里显得落拓了。这是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居住地。

景云里是石库门里弄住宅，建于1925年。依《鲁迅日记》：“1927年10月8日晴。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。”鲁迅居住的两年七个月里，就在这排房子搬过两回。23号虽位于最深处，但邻居每日打麻将的噪声烦人，于是搬到18号，仍不堪其扰，又搬到17号。也许这就是生活，在这里，鲁迅与许广平建立了小家庭，迎来了儿子周海婴的诞生，许广平曾云“景云深处是吾家”。如今23号门扉紧闭，18号、17号住着人家。而在景云里13号，看《鲁迅与文化名人》陈列展，当年可谓星光大道，鲁迅与陈望道、茅盾、叶圣陶、冯雪峰、周建人、柔石等比邻而居。在此，鲁迅出版了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、杂文集《而已集》等，主编了《朝花》周刊、《萌芽》月刊、《奔流》月刊等。以至时下弄堂再不堪，应是名人效应吧，不时撞见路人转粉者。

拉摩斯公寓

折返多伦路，四川北路2093号门前，几株高大的梧桐树掩映着拉摩斯公寓。依《鲁迅日记》：“1930年5月12日夜雨。夜间广平携海婴迁入北四川路楼寓。”公寓为钢混结构，胜于砖混的景云里，且门洞的券饰、阳台的铁艺很别致。就在我打听得，一位翩然出门的先生热情地说，鲁迅从前住A楼4号，就是现在的304室。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《“友邦惊诧”论》等文章，就是在这里写的。记得上中学时，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是背诵过的，只是对先生在那无

边的夜里，“吟罢低眉无写处，月光如水照缁衣”的心境感受还很肤浅。

树影缤纷，映得深浅不一的窗台如剪影一般。那个曾在书中读到的故事，在鲁迅纪念馆见到的文物，一下子有了历史场域感。1932年初冬，红军将领陈赓来此与鲁迅一晤。陈赓与鲁迅畅谈了一下午，介绍了苏区许多战斗的情况，还用铅笔手绘了一幅鄂豫皖苏区的地形图，鲁迅一直保存着这张草图。作为一个“荷戟独彷徨”的自由知识分子，他欣然从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光明与希望。当红军长征胜利时，鲁迅发去了贺电：“在你们身上，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。”

内山书店

在山阴路、甜爱路、四川北路的三岔口，工商银行山阴路支行正门左侧墙上，镶着一块“内山书店旧址”的匾牌，以及说明：“内山书店——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到此处购书。内山书店成为鲁迅与中外友人交流聚会的重要场所”。小楼前，凝视1927·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，似曾相识。入内，做旧的石灰墙面、木质框架下的一本本鲁迅著作，尤让人感受来自其思想的萤火之光。打开一本《朝花夕拾》，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温情脉脉、引人遐思：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葚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（云雀）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……”回想起，《朝花夕拾》当是我读到的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书。那是早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书，薄薄的一小册，差不多翻烂了，但一直珍藏至今。

在这里，又看到一张老照片——内山书店里的藤椅和小圆桌。那是鲁迅的“专座”，先生常坐在这张藤椅上休息。记得有鲁迅研究学者说过，懂得内山书店

者，就懂得鲁迅在上海的生活大半。既然置身纪念书局，就一件件文献图片看过来。是啊，鲁迅在上海的九年，内山书店成了其生活、写作、社交的总策源地，称之为鲁迅的公共书房、接待室、授课室、收发室、避难处真不为过。

有意思的是，书局底楼名曰“南腔北调集”，有款咖啡特饮，就叫“朝花夕拾”。今又重温《朝花夕拾》，能不来一杯？当然，喝咖啡只是给心情放飞，常读鲁迅才会有精神的飞跃。

大陆新村

沿山阴路向东，不一会儿，就到了大陆新村。1933年4月，鲁迅一家搬至大陆新村132弄9号。这里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寓所。

记忆犹新的是，我到上海读书那年，乘21路电车从校门口的中山公园到虹口公园，瞻仰鲁迅墓后，又来朝圣这里。一晃三十多年了，宅前的夹竹桃、紫荆、石榴犹在，恰好五月榴花照眼明，眼头一如初见的模样。但同时，一棵棵树却又不失岁月洗礼的痕迹。就好像读鲁迅，书还是那本书，但随年岁不同，感受自然不同。

天色向晚，故居已经闭馆，但其从一楼至三楼的灯光还亮着。那橘黄色的灯火，在暮云如黛的天空下，予人暖意。忆鲁迅先生的文章，读过中感人至深的，莫过于萧红的描述：“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，是从心里的欢喜。若有人说了一句可笑的话，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，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。”“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，窗子没有窗帘，所以偶一回头，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。鲁迅先生说：‘这天气闷热起来，这就是梅雨天。’寥寥数语，别有温度的鲁迅便活了起来。

步出院子，已是万家灯火，还有许多路人匆匆行走在“鲁迅小道”上。这也应了鲁迅先生所言：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”



终身阅读之旅

◎徐新

供销社，早早地植入了我的记忆，因为父亲是供销社职工的缘故。在我童年时，父亲在供销社的文具部做营业员，文具部主要售卖的是学习用品、各种连环画、图书等，正是这个原因，使阅读成了我终身的旅行。

连环画，民间俗称小人书，以其朴素简洁的画面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成了几代人童年时期不可或缺的读物。在娱乐生活比较缺乏的年代，小人书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。当时的连环画大小、形状差异不大，内容种类丰富，有各种中外古典名著、民间故事、神话童话、历史的和现代的各类事件或人物、20世纪的战争题材……这些连环画的共同点就是图文并茂、画面清晰、意思明了。有些不是很常见的字词还附带汉语拼音，读起来很方便。尽管我们时常读错或对一些字词不甚了解，但边拼读边看图猜测图意，也能领会其中大概意思，读得津津有味。

那时从供销社买一本连环画图书，价格一般在一角六分钱左右，页数厚的、纸张好一点的稍贵几分。虽然现在看起来价格便宜，但当时家庭收入微薄，大人们是不舍得买的。哪个小伙伴家如果有几本图书，在孩子们中间是很值得自豪的，如众星捧月般被大家拥戴着。一本图书翻得再破再烂都不舍得扔掉，过了一阵拿出来再次翻阅。

周日有时跟着父亲去单位玩，我看着柜台橱窗里摆放着的花花绿绿的小人书，垂涎欲滴地张大嘴巴，可是看不到啊，买连环画只能是奢望。后来，父亲和一起工作的同事说起，想下班后“借”回家给我看，并保证没有折痕、不弄脏，如果有所损坏，就买下来。同事知道这是违规的，但几次看到我眼巴巴的样子，出于同情也就答应了。

记得那天下班后，父亲第一次带了一套《岳飞传》（上中下）回家，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。我看到后欣喜若狂，正要伸手去拿。父亲挡住了我的手，严肃地对我说：“这些崭新的书很贵，我们也买不起，你看书前要洗手，不能折角，今晚看完明天一早我上班时带过去，如果不能做到，那以后就沒得看了。”我听了频频点头。那晚，我一口气把三本都读完了，还意犹未尽。就这样，父亲每晚带两三本回家，我一丝不苟地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，做完作业后就在书海中遨游。

随着年级升高，我已不再迷恋连环画了，开始瞄准“大部头”。父亲便利用星期天给我借一本，让我争取一天看完。几年下来，我啃了很多长篇小说。时而遨游玉阙，行走蟠桃园，看孙悟空大闹天宫；时而上梁山，逛大名府，看好汉们除暴安良；时而去荆洲，游走赤壁，看草船借箭、火烧连营；时而漂弋海上，独闯荒岛，看鲁滨逊智救“星期五”……于是，名著也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

随着经济飞速发展，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，父亲不再去“借书”了。而阅读已成了我终身受益的习惯，为心灵找到了一个和谐温馨的栖息地。回首往事，记忆深处的“供销社”依然那么亲切，那段阅读时光成为永远值得我铭记和传承的美好时光……



主办: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协办:南通日报社
投稿邮箱:jssyhzsxy@jstc.edu.cn